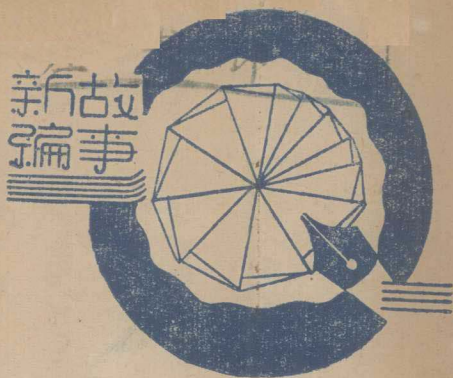


劫灰集

新故事
編輯



勝利出版社印行

帥 紅 著

刳灰集

目次

心上的紅字消殘了……	一
我跌進鐵甕城中……	四
廢址下的紅色都市……	八
生產者的屠殺……	一三
悽慘的刑場……	一七
一個慘絕人寰的祕密……	二一
紅色的原野……	二六

刳灰集

二

土地革命的犧牲者·····	二九
在罪惡圈里長大的·····	三四
末一次淒涼的憑吊·····	四二
戰壕里重話刳灰·····	四五

刮灰集

我心中的紅字開始消殘了

跋涉二千多里路，僅僅的，帶回了一肚子的懷喪。

這次旅行，不但叫我失望，而更壞的，牠還毀滅了我一個神聖的憧憬，踐踏了我堅定的信心。我由渴慕中國共產黨，開始我的行程，但經過實地的調查與攷察之後，在歸途中，我就剩着這種熱熾的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憤恨了。

多少年以前，我掀開本國的地圖，第一個使我注目的，便是這閩贛山地的東南隅，我常常用着自己的紅鉛筆，在那多山地帶兩個小小的縣名上，畫着紅色的十字；一個又一個地，跟着歲月的增加而加重了我的渴慕，也加深了那紅十字的迹痕。

若使我那冊補珍本的中國分省地圖，不是因為這次旅行使我過於失望，在尚未登上歸途

便把他銷燬的話，我一定可以拿來公開，使大家一目瞭然，在福建與江西接壤的地方，我幾乎極其熟諳地，在那上面畫上了無數的紅色十字紋，而這十字紋指着的地方就是

長汀、瑞金、兩個縣名。

兩個不同省轄的小縣，在過去，中國共產黨佔踞之下，確是太重要了。瑞金是中國的蘇維埃所在地，也是紅軍的總指揮部；而長汀是紅色的陪都，在軍事行動上，東向西向，瑞金與長汀往往是站在背貼背指揮作戰的地位。在中國紅軍最得勢的時候，想要控制三江直下金陵，而首都瑞金乃其主腦的指揮站，同時，中共還企圖着由福建的龍岩直下漳泉，奪取海口，以打通其國際軍火補給線。長汀恰好是高山圍繞的縣城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於是，便被中共用作這個出海企圖的烏龜壳。若使我們還沒有忘記在閩贛兩省多年征伐的事蹟，我們將記得，中國紅軍是如何巧妙地應用這些地方作其伸縮式的進退。這和烏龜殼是多麼相像呵！

然而，這譬擬太近於侮贗了！烏龜在中國人口里是個不雅馴的名詞。

我是生長于黃山腳下，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，我沒有得到後天的，好的培養，祇憑着先天的一點反抗精神，使我從小就對一切懷疑，我不滿意一切現狀。多麼長久的黑暗呵！我獨自個在黑暗中摸索着，在饑餓線上掙扎着，我不能認識一切，但又似乎我須要懂得這一切。我會經用布爾塞維克的經典作過枕頭，我愛他們的宣傳品，甚於生命。但到了我長大成人，能夠參與他們的實際行動時，而中國共產黨却已離開東南，移向西北去了。

當時，我才十九歲，我會經想跟隨着他們作一次二萬五千里的長征。

但，我實在企慕他們留在紅色首都的形形色色。因此，我自己決定：我必須先到瑞金與長汀，以補足我在中國紅軍苦鬥史中未曾參加行動的一頁。我以為多了這種對於紅軍苦鬥史的認識，然後再跟着追蹤到陝北。

當鬼子兵砲轟蘆溝橋的時候，我就離去不甚眷戀的上海，踏上不需要多大旅費的行程。因我是個窮苦的小孩，離開了窮苦的家，到繁華的上海，而我仍是窮苦的。當時，我能帶到的旅費，僅是肩上的一个包袱，一根自製的拐杖，另外是十幾塊錢的國幣。

我的旅行是艱苦的，和一般徒步的旅人們一樣，但，我總覺得我的旅行比較他們有意義罷。

攜帶了理想與希望，並且還有一顆莊嚴誠敬的心，跟黑夜的紅燈一樣，一步步引導着我向前邁進。一路上我喝冷水，睡野宿，完全把自己管束做一個虔心的教徒，把自己的目的地看做比麥加或耶路撒冷更神聖的地方。自然，我不像一般富有的香客，而我是僅有年青純潔的熱情來支付路上一切不能避免的艱難的。

我沿着浙贛路到了閩浙交界的山城，我賣去一身衣服，才又由這山城翻過仙霞嶺，一直徒步至閩西。

我跌進鐵甕城中

長汀是個躲在山窠裏的小縣，我沒有到過梁山泊，但我相信，這地形完全不是水滸傳里梁山泊的地形。傳說中薛仁貴三箭定天山，而長汀或者就有天山那麼險要。

我沿着閩西的公路前進，在萬疊連山中，聽說已經到了長汀，但一個更大的困難便擋住我的面前，那叫做松毛嶺（土音），究竟牠的海拔有若干公尺，因我沒有隨帶此項計量器，無從測度。但據說過去中央軍隊曾在這個嶺上與紅軍作最激烈的最長期的，也是最後的一次爭奪戰。當然，我以為這也是我行程上最後的一個難關了。於是我極力掙扎着往上爬。

據土人說，在箐密的山頭上，露出一塊塊像癩痢頭似的泥坑，那便是中央軍在此轟炸的遺跡。當共產軍敗退的半月內，這一條山路僅備有兵車與隊伍的來往，因此這一個山嶺，不僅牠的外表顯得崢嶸可怕，同時在那陰森森的巖谷中，又蘊蓄着無數的傳說與異聞。

我很奇怪，為什麼當地的老百姓會那麼同情中央軍隊？他們講述這許多傳說，往往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一種偏袒的神情。也和人家講述劉備與曹操一樣，常常把中央軍比做劉備，把紅軍說做土匪或者賊兵。在他們口中，差不多中央軍個個都是白面英武的趙子龍，而紅軍差不多都是賊頭鬼腦的嘍囉。

開初，我總以為這是他們傳統的，對於講述故事的主觀說法，所以不加注意，僅僅記得

一點什麼紅軍在他們鄉里罪惡滿貫，連這樣聳如銅牆鐵壁的松毛嶺也設法守着，並且在臨退走的一天，忽然天降大霧，掩護中央軍修築山上的砲道，直繞至紅軍的側背，因此紅軍的精銳部隊在這嶺上的損失，一日夜便去了四分之三。

他們的傳說，說得十分神祕，其實以我現在所能解釋的，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武力消滅^{剿滅}不能夠壓制民衆逼迫民衆，亦即民衆開始在其壓力下翻身，不再被利用了，因之紅軍完全失去了作戰的耳目，全軍便如陷在五里霧中，而終於一敗塗地。

上下松毛嶺，要過五個鐘頭。果然過了此山，便再沒有比牠更高的山了。

我像一個流蕩者，由這一個殘破污濁的小鄉村流浪到那個殘破污濁的小鄉村。我在極力訪求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帶建立的事業痕迹。但我除看到他們寫在老百姓牆上打殺什麼人，打殺什麼人的標語殘痕以外，而從活人口中所討取的記載，則無不使我驚心和失望。共產黨做下這些可怕的孽迹，我想留在後面專章供出。因為這時我還不大相信老百姓的這種近於誣陷紅軍的傳述。我還以為這乃是老百姓不懂共產主義，或者他們根本就是劫後歸來的反動人物

因此，一談到趕路，我以為至少須達到縣城，紅色陪都和首都的所在地，才能夠找出受過訓練的，頭腦清楚的勞苦同胞訪問其實實。

我由名叫南山場的小鄉村走至河田，曾用兩日的時間，由河田至縣城，祇走半日。因為我在前邊一面趕路，一面尋訪，及至河田以後，就索性不顧一切而專心趕路。

由一條繞着塔下的鐵路展望長汀，我恍如跌進鐵甕中了。她因圍包繞着高山，中間坦着一片不盡開闢的平原，又被一座叫做北山的小山佔住一半。涸淺的汀江，由北向的連山中透出一線清瑩的流水，枯藤老樹荒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長汀是個純然中國古風的小城市，自然景色是相稱的。但我一踏進市街，在一僻小客棧落腳，我心裏的疑問便一連串地跳躍上

中國共產黨在這里自由暢快地工作了許多年月，而這里一切的情形都顯得比任何地更頹唐，更污濁，物質上祇有破壞，沒有建立，而精神上的，則是好的普遍的生長。

我上鐵甕中走遍了他們的大街和小路，整個長汀可說是極其可憐的破落戶。由種種考

舊的建築物殘址上，我想像到他們當日的富庶與繁榮。長汀有極多的家廟與宗祠，這棟雕梁，層層院落，以純粹中國的審美眼光來經營這些住所的。但，漆大門，關緊着一屋子的瓦礫。長汀沒有幾所完整的房屋，除了當時公館衙門的建築物得以保全本來面目之外，差不多人民的住宅都祇剩着不完整的粗大的支柱上。少數有錢的老百姓，於兵後重新修葺自己的家，將壁牆換上新的木板；其餘大多數的民家，則祇用篋簾圍做小小的房間，住着父祖子孫，也住着鷄鴨豚犬。人家都在廢址上栽種菜蔬，大門口放着尿桶，……

廢址下的紅色都市

若使不經過仔細的訪問，一定不會知道縣城里許多板壁的去處的。知道了這些木料的去處，就會聯帶注意到長汀周圍的山嶺，何以個個盡是牛山濯濯，儼然不毛之地？

長汀周圍山上的森林，在其產黨盤據期間，一株株地被砍伐完了。成林的被採淨盡，新

的沒有補種，現在留給旅客們欣賞的，就是一個山嶺一個光頭。

紅軍所以要砍伐森林的理由很多，有軍事的，有政治的，也有經濟的。軍事上的理由，則是因為紅軍要剿匪，所以要砍伐樹林以避免歹人的潛匿、隱蔽。政治的則是這些樹木若不砍除，就是保留私人的資產——一個故事：在文廟的院子里，有一棵僅剩半截的大柏樹，據說此柏樹當日枝葉暢茂，遮蔭半庭，一日被中共某人注意，說是這棵樹大有資本家的風度，不足為訓，着即腰斬處分，因此僅剩半截——經過這樣嚴厲的政治處分，於是山上的樹木法子倖免了。第三是經濟的理由，就是汀瑞一帶向不產煤，民食薪火，一一取給於樵蘇。現在突然——了那麼大量的紅軍人口，日食三餐，必須要大量柴炭供給。祇有供給而沒法生產，十年來，僅僅供給數日燒耗，於是由四山的樹木採起，採至老百姓住宅的地板木壁，據說：若使國軍稍緩數月攻進，恐怕全長汀的房屋，都要塞進紅軍造飯的灶口燒完了。

共產黨砍伐樹木的三個理由，一句話，就是要拿來燒飯。山上的樹木燒完，便燒至民家的地板牆壁。這時我在這殘破的牆壁下訪問赤色的都城，你想：我該多麼失望啊！

然而，長汀也並不是沒有完整的房屋的。並且我還親身經過幾處大廈，他仍然保留着滿清皇帝賜與的「文魁」「進士」「或拔貢」一類的匾額，廊廡上也懸掛着黑漆金字的「皇恩雨露深」等等的對聯。甚或有的院子裏仍開着滿樹的紅白茶花，這小至盆景中的石菖蒲也還茂盛。……其產黨的祖業麼？何以像這座的大廈就不是資本家的遺產而能被保存着呢？

城里許多堆積着瓦礫的廣場，都是當時被判定為資本家的遺產而焚燒了啊！

經過相當時間的調查與考察，被保留的完整的屋宇究竟不多，並且這些屋宇在地點的分佈上是極有意思的。因此我相信老百姓告訴我的話是真實的。他們說：這些被保留着的屋宇，不是因為當時做了紅軍要人的小公館，便是曾經做過共產黨的衙門。

我很失望，原來共產黨的要人，還需要養尊處優的享受，單看那些大廈，三重門，四重門，就可以想像當時他們警衛的森嚴。

因為他們的小公館衙門環在一羣與豬獾同住的勞苦大眾當中，所以特別顯出他們的高貴

老百姓說：「他們專共我們老百姓的產而不共自己的產」，現在回想，才始了然。

我曾在城中區探訪到一個赤色都城中的桃色巢穴。

這是一所鹽商的產業，在長河許多已燬未燬的大住宅中，牠還是個小型的建築。但因屋主人的精密設計，差不多是所迷宮。牠的大門，是靠有一家已燬的大屋後牆，進去便是一條長長的甬道。甬道盡頭是個月形的進口。牆上拂着柳絲，門裏是一口方塘，塘上架着彎曲的板橋，紅欄綠水，已經很美麗了，而橋上又搭着一路的紫籐，可惜當時未及見開花，不然將更加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家兒的驚訝了。橋的盡頭是迴廊曲院，通到裏面至今我還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大的屋子。

從前，長汀的人，似乎很知道享受的。他們喜歡花卉，幾乎一處處都放着花木盆景，在這桃色巢穴裏的花草，就顯得特別精神。供奉在深邃的疏櫺窗左右，一盆盆的花草，都是

不知姓的土娼主持的。這土娼來自江西，人們祇知道她叫做譚（張）

據以前，她還是個黃毛鴉頭，在長汀跟着親眷一起當土娼，本不惹到了共產黨進入之後，她剛好長大及瓜時，由于與一個不十分重要的下級紅軍員相妍識，由這頭目帶着她在街頭喊口號，殺人，於是漸漸的胆大了。她能夠握槍，但不能夠寫字；她頂會說話，但不會演講，由小頭目妍識到大頭目，她居然重要起來了。她有她的一羣被壓迫的羣衆——土娼，她就在這一羣大衆中取得領袖地位，亦即是取得了中共婦女代表的地位。

據說她主持的這所桃色巢穴，有着種種香甜的故事，但這旖旎風光，現在沒死的中共要人都會是其入幕之賓，他們會知道的，不必我來饒舌。但，這桃色巢穴，不久便成爲軍事政治的重要集隊機關，最後與其說是桃色的，毋寧說是恐怖的。許多砍頭活埋的撕票命令，常是從這裏面傳出。

中共在長汀盤踞數年，長汀的人口損失十分之六。壯年的人，在長汀幾乎不易看到，有的盡是老太婆小孩子，若問他們的身世，則無不是寡婦與孤兒。要問他們的丈夫，他們的父

親呢？她們將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一句本地方言『死迫勒』！

生產者的屠殺

共產黨在這一帶對於生產勞動者的虐害，其死亡數字甚是可驚的。

我相信共產黨所殘殺的民衆，屬於生產勞動階級的，佔着絕對多數。

長汀雖有美麗的景色，但，往往被有閒的人認為風景最美麗的地方，就是個物產最貧乏的地方。而長汀的生產狀況，恰正屬於這個例子。長汀的人民耕種着確確的土地，據說，一年只夠八個月的糧食，這不足的生活資源，一半取給於婦女的勞作——長汀人民是屬於所謂「客家」的血統，客家婦女的勞動能力是著名的——一半則出賣勞力於附近的縣城。他們的生計是貧困的，他們多數是百分之百的無產者。當紅軍進來的時候，一般漂浮於長汀社會上層的士紳和有錢的商賈，早就挾着一筆本錢溜之大吉，不是到潮州汕頭一帶分號裏繼續做其老本，則是遷至福建省會，他們的別業中仍舊過着老爺太太的生活，剩下來的，就是這一個階

層：說他們是安土重遷，其實是無力遷徙的勞苦羣衆。

在這勞苦羣衆中，受着共產黨迫害最慘烈的，又是年輕力壯的勞動者。這是最可恨的，也是最確實的。任何一個人，祇要在這一帶實地觀察過，一定會帶回一腔壓制不住的傷感。當你經過每一個鄉村，迎在路口的人，便是許多鳩形鵠面一身襤褸的兒童，倘若你更跨進他們的家門口，則你將看見那烏黑殘破的家裏，是死一般的靜寂的。倘若你再吮着喉嚨，喊了半天，那個時候，你才聽見一點寥落的聲響，起自屋隅，久而久之，由灶披間里蹣跚地擺出一個雞皮鶴髮的她或他。因為他們的年齡，在共產黨的視野以外，所以才能夠保持着，在毫無生人趣味的日子裏摸索着生活到今天。你看見這些可憐的老少，你一定會懷疑他們的門前何以都一樣的衰薄，承接在他們中間一代的年輕人呢？你若這樣的發問，而他們必定發出痛苦無告的慘笑，安靜的告訴你說，他們家裏的年青人是怎樣的下落。

「我兒子被紅軍殺了。」

「我兒子是叫紅軍活埋的。」